

棚屋2

Cross Roads

「加拿大」威廉·扬 著

陈维真 译

有温度的礼物

随书送:

“抱抱卡”



若能重回人生的每个十字路口，
你是否有勇气面对自己做错的决定，
伤害过的人？
爱的力量能否穿透孤独的人为自己打造的硬壳，
触及他的内心？

Cross Roads

棚屋2

「加拿大」威廉·扬 / 著
陈维真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棚屋 2 / (加拿大) 威廉·扬著; 陈维真译.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354-7296-0

I. ①棚… II. ①威…②陈…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7262 号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enter Street, New York, USA.
All rights reserve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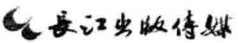
策划编辑: 陈俊帆

责任编辑: 施柳柳

装帧设计: 壹 诺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6.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90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Content

- 第一章 风暴的集会 / 1
- 第二章 尘归尘 土归土 / 15
- 第三章 很久很久以前 / 23
- 第四章 家，心系之所在 / 41
- 第五章 合而为一 / 53
- 第六章 激烈的对话 / 69
- 第七章 悄悄溜走 / 79
- 第八章 灵魂是什么？ / 89
- 第九章 集会的风暴 / 101
- 第十章 三心二意 / 117
- 第十一章 犹豫不决 / 131
- 第十二章 渐趋复杂的情节 / 141
- 第十三章 内心的交战 / 155

第十四章	面对面 / 179
第十五章	内 殿 / 197
第十六章	一块派 / 205
第十七章	上锁的房间 / 219
第十八章	十字路口 / 233
第十九章	礼 物 / 237
第二十章	现 在 / 251
给读者的话与谢辞 / 254	



第一章 风暴的集会

人类中最可耻的，即是以追求金银财宝为梦想的人。

——卡里·纪伯伦^①

^① 卡里·纪伯伦（1883—1931），黎巴嫩诗人、作家。

奥瑞冈州波特兰的冬季有时是个恶霸，间歇地狂吐冰雨、喷涌暴雪，粗暴地和春日角力，为保持季节之王的地位，声张着古老的权利，让春季的努力终究徒劳无功。今年不一样。冬天宛如遭到殴打的女子，一身肮脏的白褐色破衣裳，低着头退出，一声不吭，也未矢言回归，她的存在与消失，几乎看不出差别。

安东尼·史宾塞一点都不在乎这种事。冬天惹人厌，春天也没好到哪去。如果有能力，他会除掉冬季、春季与秋季潮湿多雨的那部分，一年五个月恰到好处，绝对好过挥之不去的阴晴不定。每年春天伊始，他都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待在西北部，但年复一年，他发现自己老是自问同样的问题。或许，令人失望的熟悉感自有它能提供的慰藉。实际做出改变的想法使人畏怯。他的习惯越固定，安全感越无虞，就越不愿相信其他事情值得付出努力。尽管熟悉的例行公事有时令人痛苦，但至少在他预料之中。

他往后一靠，从堆满纸张的桌上往计算机屏幕看去。只要轻敲键盘，他就可以观看名下不动产的监视画面。隔壁建筑物的公寓、特意选在波特兰市区一间中型办公大楼的大办公室、位于海边的度假小屋以及西山的豪宅。他一边看着，一边不安地以食指轻敲膝盖。周围一片宁静，仿佛世界屏住呼吸。孤独有很多种方式。

虽然和安东尼有生意或社交上往来的人可能不这么想，但他的确不是个性情开朗的人。他的个性坚决，总是在寻找下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。为此，他经常表现得个性外向、喜好社交，脸上总挂着灿烂的笑容，与对方有眼神接触，握手强而有力。但那不是出于真正的关

心，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握有宝贵的信息，能够帮助他获得成功。他常常问很多问题，营造出“很感兴趣”的样子，让其他人误以为自己是重要人物，但又感到阵阵空虚。他做慈善是出了名的，也很懂得利用同情心来达成更重要的目标。毕竟人在付出关怀的时候，总是特别容易被操控。经过几次尝试，他得出结论，无论交情深或浅，朋友都是很糟糕的投资。利润少，实际付出关怀很麻烦，他没时间和精力做这么奢侈的事。

不动产管理与开发、多元化的商业投资，以及逐渐成长的投资组合，反而才是他对成功的定义。他在商场备受敬畏，是位难缠的谈判高手与交易大师。对安东尼来说，幸福只是种愚蠢且倏忽即逝的情绪，比起潜在交易的气息、胜利迷人的余味，快乐只是股蒸气。他像个老守财奴，乐趣是夺取身旁的人仅存的最后一丝尊严，尤其是那些出于恐惧甚或尊敬，为他辛劳工作的员工。想当然，这样的人不值得爱，也不值得同情。

他微笑时堪称英俊。天生六英尺高，头发浓密，即使已经四十五六岁，发量仍丝毫未减，不过，灰发已渐渐爬上他的两鬓。他的外貌看得出来明显是盎格鲁撒克逊人，但一些较黑、较精致的特征使他的五官更为温和，这在他难得甩开惯以为常的商人色彩、忘我大笑时更为明显。

以大部分的标准来看，他富甲一方、事业成功，而且是条件相当棒的单身贵族。个性有点玩咖，他经常运动，维持身材的竞争力，唯一缺点只是肚子有点下垂，但只要稍微收个小腹就十分完美。他的女人来来去去，越聪明的走得越快，离开时都觉得自己身价贬值。

他结过两次婚，两次都是和同一个人。第一次是在他们二十出头时，生了一子一女，女儿已长大成人，满腔怒火的她住在美国的另一头，在她母亲附近。儿子则是另一段故事了。他们因为不可化解的矛盾离婚，在他人眼中是因为对彼此不满及冷酷无情。短短几年之内，安东尼将洛莉的自尊与价值观击溃，变得支离破碎、面目全非。

问题就出在她退出得太优雅。对他来说，这不能算是真正的胜

利。所以，安东尼花了两年时间求她回心转意，举办盛大的再婚典礼，两周后二度把离婚申请书丢给她。谣传再婚的证书还没印好前，他早已算计好一切。这次她由爱转恨，而他在金钱上、法律上、心理上彻底击溃了她。这当然是他的胜利。只有他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场残忍的游戏。

他的代价就是失去他的女儿，感觉就像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，看见幽灵在阴影中出现，即使幽灵阴魂不散，但只要埋首工作、追求胜利即可淡忘。儿子是他需要威士忌的原因。药物减轻了他回忆中的疙瘩与悔恨，纾解了常伴他左右、使他痛苦万分的偏头痛。

倘若自由是逐渐增加的过程，邪恶力量的入侵也是如此。逐步调整真理的定义，替自己的行为找到正当理由，渐渐建立无法预料的思考模式。不管是希特勒、斯大林，还是普通人都是如此。尽管灵魂内部的房舍宏伟壮观，但实际上相当脆弱。背叛与谎言镶嵌在墙中，没有人料得到地基方向如何改变。

每个人的灵魂之谜都是神秘的，安东尼·史宾塞也不例外。他出生在生命的大爆炸中，一个内心不断扩张的宇宙，以无法想象的对称性和优雅凝聚内在的太阳系和银河，甚至混沌也参了一脚。秩序则是意外的成果。物质的位置进入对抗地心引力之舞，将自己的旋转加入舞步，变换宇宙华尔兹的成员，持续交换空间、时间、音乐，将它们散播出去。在这条路上，痛苦与失去压垮一切并垮入深处，导致深奥脆弱的结构消失，并开始从自身内在崩解。败坏在自我保护的恐惧、自私的野心、变得冷硬的温柔心性泛起涟漪。曾经活生生的个体、血肉做的心，变成了铁石心肠；一颗坚硬的小石头住在人类身体的躯壳中。外在曾经表现了内在的神奇与不凡，现在必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路，只是追寻内心的表面，是消逝的恒星在空虚中贪婪渴望。

痛苦、失去，到最后放弃，每个都是严厉的考验，但结合在一起，就成为几乎难以承受的孤绝。安东尼武装自己，话里藏刀，竖起高墙拒绝任何人接近，把自己孤独地锁在安全的幻想中。现在安东尼

的生活中很少出现真正的音乐，只有几乎快听不见的创意。他存在的音轨甚至连衬底的音乐都不如——是电梯中毫无惊喜的单调轻音乐伴随着一成不变的扼要简报。

在路上，认得他的人向他点头致意，擦肩而过后，敏感一点的人立刻轻蔑地朝地上吐口水。但是，很多人都吃他这一套，奉承乞怜的人等着他下一个指令，急切地想获得他一丝丝的赞许或好感。为了所谓的成功，有些人急于确保自己的重要性、身份与意图。观感就是现实，即使那只是个谎言。

安东尼在上西山有栋豪宅，除非他为了谋求某些利益举办派对，否则暖气只开一小部分。他很少待在那里，留着房子只是当作击败前妻的纪念。第一次协议离婚时，洛莉拿到这栋房子，但在第二次离婚时，为了支付有增无减的诉讼费用，洛莉把房子卖了。安东尼通过第三人，以低价从她手上买回，然后在拍卖结束的当天，冷不防地举办了一场驱逐派对，让警方将他惊讶的前妻请出这栋房子。

他往前靠，关掉计算机，拿起威士忌，旋转椅子，仔细端详他写在白板上的那些名字。他站起来，擦掉四个名字，加上另一个，然后颓坐回椅子上。指尖带着节奏敲着桌子。他今天比平常更烦躁。为了生意，他必须到波士顿参加一场他没什么兴趣的会议，然后人事部门又出了小问题，让他不得不提早一天回来。虽然属下轻松就可搞定的问题还要他来处理，让他觉得很麻烦，不过，他很高兴有借口可以脱离让他受不了的会议，回到他同样受不了却比较能掌控的例行工作中。

不过，情况有点不一样。不安的感觉原本只是一小块阴影，此刻却已壮大成意识里的声音。过去几周以来，他一直觉得自己被跟踪，而且这种感觉挥之不去。刚开始，他以为只是压力过大，工作过度产生幻觉。然而念头一旦植入脑海，立刻就找到肥沃的土壤。原本仔细思考就能轻易消灭的种子，却开始在他脑子里扎根且四处蔓长，他的精神马上变得高度紧张，从持续警戒的心灵吸取更多精力。

他开始注意到小事的细节，那种一般人不会费心注意的小事，但却齐声在他的意识中发出警告。他发现，有时候某辆黑色 SUV 会在

前往大办公室的路上跟踪他，加油站的员工忘了把信用卡还他，而是过了好几分钟后才想起来。警报公司通知他家里停了三次电，但只有他家受到影响，隔壁邻居一点事都没有。而且，是连续三天在同一个时间停电，时间长度正好都是二十分钟。他开始注意到琐碎小事之间的矛盾，甚至其他人看他的眼神。史坦普顿咖啡的店员，一楼大门的警卫，甚至办公室的员工，他发现这些人在他转向他们时眼神立刻闪烁看向别处，改变肢体语言，摆出一副忙碌的样子。

这些不同的人仿佛共谋一般，都有令人紧张的相似点。他们知道他不得而知的秘密。他越是留神查看，就发现越多，然后他就越想看。他一直都有点妄想症，但现在症状变得更严重，他不断担心其他人联合起来暗算他，搞得整个人情绪不安，身心俱疲。

安东尼这间私人办公室里有卧室、厨房、浴室，地点连他的私人律师也不晓得。办公室位于麦可亚当大道旁的河畔，每当他想消失几个小时，或是让自己失踪一整晚，这里就是他的避难所。

他隐身之地所在的这栋大楼也是他的，不过，数年前就已经转到一家所有人不明的空壳公司名下。后来，他翻修地下室，安装最先进的监视与安保系统。除了和他关系疏远的承包商外，没有其他人看过这间房间。他给出优渥的工程款，然后捐助大笔捐款给当地政府行政部门，因此从这栋大楼的设计图都看不出秘密基地的存在。在一个无人使用的管理室里面，有个看似生锈的电话接线盒，里头有小型键盘，只要输入正确密码，墙就会往一旁滑开，里头有一道防火钢门与现代化的摄影及键盘开锁系统。

这地方的设备自给自足，拥有和大楼分开的独立电力与网络系统。除此之外，若监控安全软件发现任何人企图追踪此地的所在位置，系统会自动关闭并封锁，唯一解锁的方式是输入自动产生的新密码来重设系统。输入新密码的地点只有两个，一是市区办公室的桌子，二是秘密基地里。他进去前习惯将手机关机，取出 SIM 卡和电池。基地里头有未登记的通话线，需要时可启用。

秘密基地里头的装潢毫不铺张，采用风格简单的陈设与艺术，几

乎是斯巴达式的简朴风格。没有其他人会来这里，所以房间里摆放的每样东西对他都有特殊意义。墙上排满了书，很多是父亲的藏书，他从来没翻过。其他的书，尤其是经典名著，则是母亲曾读给他和弟弟听的作品。他童年最爱的书籍中，C. S. 刘易斯^①、乔治·麦可唐纳^②的作品是最著名的。王尔德^③《少年格雷的画像》早期印刷的版本摆在相当显眼的位置，只为了他而摆。书架的角落塞着的大量商业书籍，是一整个宝库的心灵导师，他已经仔细读过，做下记号。艾萨尔和杜立德^④的几幅作品随意地挂在墙上，一部古老的留声机放在角落。他收藏了不少黑胶唱片，上头的刮痕令人想起过去的时光，从而得到安慰。

他最重要的物品与文件都放在这间办公室：契约、所有权状，尤其是他的遗嘱。他时常重新审阅、更改，在人们与他有了交集，或惹他生气或让他高兴后，他会在遗嘱里加上或除去这些人的名字。他想象着自己一旦成为“亲爱的逝者”时，那些在乎他钱财的人能或不能从他的财产中分到一杯羹的样子。

除了法律顾问，他还有私人律师，律师握有他保险箱的钥匙，保险箱位于市区的富国银行分行，唯有出示他的死亡证明才能开启。保险箱藏在地板中，里面是秘密公寓和办公室位置的说明，还有进入基地、找到保险箱密码的方法。若有人没出示安东尼的死亡证明就企图取得保险箱的内容，银行必须马上通知他。安东尼也警告律师，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们的雇佣关系即刻终止，每个月第一个工作日入账的优渥律师费也停止支付。

安东尼保留了一份旧遗嘱作为展示用，就摆在大办公室的保险柜

① C. S. 刘易斯（1898—1963），英国知名学者、文学评论家与作家。撰写过许多有关基督教神学的书籍，最著名的作品为《纳尼亚传奇》系列小说。

② 乔治·麦可唐纳（1824—1905），苏格兰作家、诗人、牧师。

③ 奥斯卡·王尔德（1854—1900），爱尔兰作家与诗人。最著名的作品为《少年格雷的画像》。

④ 荷兰版画家 M. C. 艾萨尔（1898—1972）与美国画家杜立德（1947— ）。

里。他的几个合伙人和同事能以商业名义拿到这份遗嘱。他默默希望那些人会受不了好奇心驱使，并想象他们一开始看到展示遗嘱时的欣喜神情，以及读到他真正的遗嘱时顿然清醒的样子。

紧邻秘密基地旁的大楼属于安东尼所有，亦由他管理，这是公开信息。那栋建筑的结构类似秘密基地的大楼，一楼有店面，楼上则是公寓。两栋大楼共享地下停车场，监视摄影机摆放的位置经过刻意安排，看似覆盖了每个角落，其实却留下一条完全不会被拍摄到的通道，安东尼可迅速到达隐秘的避难所，而且完全不会被注意到。

为了合理解释他为何经常出现在市区的这一头，他公开购买了一户两房的公寓，就在秘密办公室隔壁这栋大楼的二楼。这户公寓设备完整、房间宽敞、门面漂亮，比起上西山或杜普湾的房子，他更常在这里过夜。

安东尼测量过从公寓穿过地下停车场走到秘密避难所的时间，他知道自己不用三分钟就能躲进特别打造的避难所。在这个封闭且备受保护的空間，他与外界联结的方式是监看房产以及市区办公室的监视录像画面。四处架设电子设备是为了保护自己，而非牟利。不过，他并没有把摄影机藏在卧室或浴室里，因为偶尔会有其他人在他的允许下使用这些地方。他惹人厌的特点可能很多，但偷窥绝对不是其中之一。

看到他开车进停车场的人都会认为他是来公寓过夜，他们的猜想通常也没错。他已经是固定出现的人物，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噪音，出现或不出现都不代表什么，不吸引任何注意力，这就是他想要的。即便如此，他高度焦虑的心理状态让他比以往更加谨慎。他有时会稍微改变生活规律，只为确认是否有人在跟踪他，但又小心地不惹人起疑。

他不懂为什么会有人想跟踪他，他们的动机和意图又是什么。他曾过河拆桥，其实大多数的桥都被他拆了，他猜想这其中应该可以找到答案。绝对是为了钱，他自忖。一切都和钱有关，不是吗？或许是他的前妻？还是准备突袭、抢走他的财富的生意伙伴？也有可能是他

的竞争对手？安东尼日日夜夜仔细研究过去到现在每个并购、每笔交易的财务数据，寻找任何不对劲的地方，却遍寻不着。接着，他埋首在多家公司的营运流程，又是为了寻找……什么呢？可以解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不寻常迹象、暗示、线索？他找到一些反常的现象，不过，当他巧妙地向合伙人提出时，他们不是迅速修正，就是向他解释，而且解释方式和他建立的作业程序相符。

即使经济不景气，公司营运状况仍算稳定。是安东尼说服他的合伙人维持强大的流动资产基础，现在，他们谨慎地购置物产，分散投资市值高过清算价值的企业，不必依靠用退缩来自保、囤积信贷的银行。他现在是办公室里的英雄，但这并没有让他的日子平静多少。任何喘息的机会都只是短暂的，每一次的成功都只是提高了期望绩效的标准。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人，但他抗拒其他选择，觉得那样的生活方式不负责任又懒惰。

他越来越少待在大办公室。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想找机会待在他身边。他妄想的症状变得更严重，比平常更易怒，只要一丁点小差错就能让他勃然大怒。连他的合伙人也希望他少进办公室。当他的办公室一直暗着时，大家就会一同松了口气，而且反倒表现得更卖力、更有创意，一心专注工作。这就是微观管理^①削弱能力的威力，也正是安东尼最自傲的拿手才能。

但进入这个空间，获得短暂的解脱时，他的恐惧才浮现，他变成他人的目标，成为某人或某事关注的对象，他不被需要、不受欢迎。更糟的是，他的头痛又出现了。通常是视力先减退，接着开始口齿不清，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全，这就预告着隐形的大钉即将刺穿他的头骨，进入他右眼后方。灯光与声音让他格外敏感，他会先通知个人助理，然后爬入公寓黑暗的深处。止痛药与白噪音是他的武器，他不停地睡，直到只有笑或摇头时才会头痛。安东尼说服自己喝威士忌有助恢复，他总是会再找借口多喝一杯。

^① 微观管理，什么细节都要管的管理方式。

那么，为什么是现在呢？几个月来偏头痛一次都没发生，过去每周都会痛一次。他开始注意自己吃了什么，担心有人在他的食物或饮料中偷偷下毒。他感到越来越疲惫，即使服用了加强睡眠的药物仍疲倦不堪。他最后终于预约好医生，可是后来又没去成，因为他必须出席一场突如其来的会议，解决一件重要收购案的失误。他重新预约，两周后看诊。

当不确定性冲击日常生活，人会开始思考人生的整体，思索哪些人特别重要，原因又是什么。安东尼对自己的答案感到满意。他的事业成功，生活比大多数人优越，对一个遭到社会体制辜负且早已不再为此哭泣的养子而言，他的成就并不差。他曾经犯错，也伤害过其他人，但谁又没做过这些事呢？他很孤单，但大多数时候他宁愿如此。他在上西山有房子，在杜普湾有度假小屋，在乌伊拉米特河畔有户公寓，有庞大的资产，也几乎拥有为所欲为的自由。他很孤单，但大多数时候他宁愿如此……他已经达到为自己设下的每个目标，至少每个实际的目标都达到了。在不惑之年，他带着徘徊不去的空虚感与渗透心底的悔恨活着。他很快地将这些情感埋藏心底，埋进为了保护自己而创造的隐形地窖里。的确，他很孤单，但大多数时候……

他从波士顿飞回波特兰，落地之后马上赶往大办公室，和两位合伙人激烈争执一番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想到把信赖的人列出来。不是那些他说他信赖的人，而是他真正信赖的人，那些他愿意倾诉秘密、分享梦想、暴露弱点的人。为此他躲入秘密办公室里，拿出白板和威士忌，开始擦擦写写这些名字。他的名单不长，原本还包括他的生意伙伴、几位下属、几个在公事外场合认识的人，还有在私人俱乐部或旅途中遇见的朋友，但经过一小时的深思，人数又减少至六人。他往后一靠，摇摇头。这件事已经变得毫无益处。他真正信任的人都过世了，不过名单上最后一个人是生是死还有疑问。

他的父母，特别是他的母亲，是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两个名字。他的理性清楚知道，经过时间与创伤，他已美化了关于父母的回忆，失去亲人的痛吞噬了他们过去的缺点。他珍惜着那张褪了色的照片，

在那名爱玩的青少年失控将美好岁月击碎成瓦砾之前，最后的一张照片。他打开保险柜，把照片拿出来。照片贴着保护膜，但他仍试着抚平照片的褶皱，仿佛摸着这张照片，他的父母就能感觉到。那时，他的父亲拜托一个陌生人帮他们拍照，就在现在几乎绝迹的法洛冰淇淋店外头。十一岁的他身材修长，七岁的弟弟雅各布就站在他的前面。他们为了某件事情开怀大笑，母亲仰着脸，美丽的脸庞写满喜悦。父亲则尽力露出苦笑，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他记得非常清楚，父亲是工程师，表情不多，不过他总会不经意地流露情绪。他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，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时，通常代表背后有更大的情绪起伏。安东尼试着回想当时他们在笑什么，他盯着照片看了好几个小时，仿佛照片会透露这个秘密，不过，不管他怎么努力，却仍找不到答案，因此又急又气。

名单上的下一位人选是德兰修女，紧接着是圣雄甘地以及马丁·路德·金。全部都是理想的伟人，每位都具有人性、脆弱，都是好人，而且都过世了。他拿出一本小记事本，写下这些名字，撕下那张纸，把玩在食指与拇指间。他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人的名字呢？他没有多加思考，这份最后的名单，或许正好真实反映非常深层，甚至非常真实的起源，或甚至是一种渴望。他抗拒这个词，但又爱它。表面上听起来虚弱，但能一直停留在心上，比他生命中来去的一切维持得更久。最后一位则比他自己更重要，这三人与名单上的最后一人，代表着一首从未唱过却持续呼唤他的歌曲，代表着一个他原本可能成为的人，是一封邀请、一种归属、一种温柔的向往。

最后一个名字最困难也最简单：耶稣。耶稣，伯利恒给世界的礼物，一位本该是神却成为人类的木匠。根据宗教传言，耶稣或许还没死。安东尼知道耶稣为什么会在名单上。这个名字联结了他对母亲最强烈的记忆。她深爱这位木匠，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。当然，他的父亲也爱耶稣，不过和母亲不一样。母亲最后给他的那个礼物，还放在秘密办公室地基的保险箱里，那是他拥有过的最珍贵的物品。

父母被夺走的两天前，母亲莫名其妙地来到他卧房。那份记忆铭

记在他的灵魂里。当时他十一岁，正在做功课。妈妈就站在那里，靠着门，穿着花围裙，为了把掉下来的头发弄开，她一边脸颊上沾着面粉。因为面粉，他知道母亲正在哭，她的脸上有歪歪曲曲的泪痕。

“妈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从书本中抬起头来问道。

“噢！”她用手背擦脸，“没事。你知道我这个人，我有时候会想到一些事情，一些我很感激的事情。像是你和弟弟，然后情绪就激动起来了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亲爱的，不过我突然想到你已经长得这么大，过几年就是青少年，然后你就会开始学开车、上大学、结婚，我想到这些事情时，你知道我的感觉吗？”她停了一下，“我感觉到喜悦。我觉得我的心就要蹦出胸口。安东尼，我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。所以我决定要做你最爱的黑莓馅饼和焦糖卷。不过，我刚站在那里，从窗户看出去时，看见我们获得的一切恩惠，尤其是你和杰克^①，我突然想要给你一个东西，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东西。”

那时，安东尼才发现母亲握着拳头，手里似乎握着什么。母亲身形已经比他矮小，那东西却握在母亲更小的手中。她伸出手，慢慢地张开手掌。那是个沾着面粉的项链，串着金色的十字架坠子，看起来是给女生的，而且相当脆弱。

“来，”她把手伸过来，“这个给你。这是你曾祖母交给你祖母，你祖母再传给我的。我本来在想，有一天要交给女儿，不过，我看这是不可能的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过我想到你、替你祈祷时，觉得今天就是把这条项链交给你的日子。”

安东尼不知道怎么办，只好张开手掌，让母亲把项链放到他的手掌上。项链编织精细，有精巧的黄金十字架坠饰。

“我希望你有一天能把这条项链交给你深爱的女人，告诉她项链的由来。”母亲流下泪来。

“可是，妈，你可以直接给她啊。”

^① 雅各布（Jacob）的昵称 Jake。